



汉语否定不定代词的类型转变

张 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 / 辞书编纂研究中心, 北京 100732)

[摘要] 语义、句法、语音等相关证据显示,上古汉语否定不定代词“莫”由“无或”逐渐融合而成,“莫”结构式来自否定存在结构。从历时类型学的角度看,古今汉语否定不定代词总体上经历了从 V-NI 型到否定存在结构和 NV-NI 型并存的类型转变。

[关键词] 否定不定代词; 历时类型学; 莫; 或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19)02-0031-09

一 引言

汉语语法学界经常提到,上古汉语表否定的无定代词“莫”在现代汉语中并没有相对应的词,现代汉语常通过其他形式表达类似的概念。例如:

(1)a.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诗经·邶风·凯风》)

b. 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左传·庄公十九年》)

(2)a. 没有谁敢说话。

b. 没有什么可说了。

正如王力(1989: 61)所指出的,“莫”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没有谁”“没有什么”。换言之,“莫”在现代汉语中的对应形式是否定词“没有”直接加在“谁”“什么”等疑问词的前面,这些疑问词一般要轻读。跟“莫”一样,“没有+疑问词”不能处在宾语位置。考察还发现,类似上古汉语“莫”所表的概念在现代汉语中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表达。例如:

(3)a. 谁都不敢说话。

(4)a. 我不敢说什么。

b. 什么都不能说了。

b. 他不吃任何东西。

c. 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

例(3a, b)中,疑问词和否定词隔开,否定词所否定的并非疑问词所充当的论元,而是整个谓词;例(3c)中出现的是限定词“任何”。上述疑问词或“任何”一般要重读。例(4a)中,疑问词充当宾语,否定词用来否定整个谓词,但疑问词要轻读;例(4b)中,“任何”虽然重读,但处在宾语位置。

表否定的情况如此,上古汉语表肯定的无定代词“或”及现代汉语中与之相对应的“有人”“有些”等也存在类似的异同,尽管表肯定的情况相对不太复杂。例如:

* 基金项目: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语义图视角下汉语不定代词、情态词和“工具-伴随”介词的多功能性研究(12CYY042)。

(5)a.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左传·襄公十五年》) b. 有人得到一块玉。

例(5)中的“或”“有人”都不能处在宾语位置。

由此引发几个主要问题:(i)古今汉语表否定的无定代词经历了什么样的类型变化?
(ii)为什么“或”“莫”只能做主语?真的是主语吗?(iii)“或”和“莫”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历时类型学的视角,考察古今汉语表否定的无定形式所经历的句法类型转变,尝试探求“莫”的性质以及“莫”“或”之间的关系。

二 “否定不定代词”的界定

否定不定代词(Negative Indefinite Pronoun)是一个不好界定的范畴。Haspelmath (1997:194)指出,直觉上,如果一个不定代词无需额外的动词否定,其本身内在地表达了否定义,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不定代词是否定的。据此,英语的 nobody, nothing 等是典型的否定不定代词。

Haspelmath (1997:194)指出,界定否定代词更好的方式是采用省略语境(elliptical context)这种纯句法标准来测试。根据这一标准,如果不定代词可以出现在省略语境(动词及其否定成分被省略了)但仍然传达出否定义,那它就是内在否定的。典型的省略语境包括参数问句的否定答句和比较基准等。例如(引自 Haspelmath 1997:195):

(6) 西班牙语

A: ¿Qué viste?	B: Nada.
‘What did you see?’	‘Nothing.’
‘你看见了什么?’	‘没什么。’

(7) 罗马尼亚语

M’	α	nenorocit	ca	nimeni	altul.
me	has	made.unhappy	like	nobody	other
我	.宾	已	使	.不高兴	像
				没有人	其他
‘She has made me unhappy like nobody else.’					
‘她使我比谁都不高兴。’					

(8) 土耳其语

A: Ne	duy-du-n?	B: *Bir	Şey.
what	hear-PAST-2SG	one	thing
什么	听见 - 过去 -2 单数	一	东西
‘What did you hear?’		‘Nothing.’	
‘你听见什么了?’		‘没什么。’	

例(6)中西班牙语的 nada 和例(7)罗马尼亚语的 nimeni 通过了测试,它们都是典型的否定不定代词,Haspelmath 称之为独立的不定代词(free-standing indefinites);例(8)中土耳其语的 Bir Şey 则未能通过测试。不过,Haspelmath (1997:196)还发现,根据这一标准应该看作内在否定的不定代词(如例(9)中的 hiç kimse),它们并非在所有语境中都具有否定的解读(如例(10)中的 hiç kimse)。

(9)A: Kim	geldi?	B: Hiç	kimse.
who	come-past(3sg)	INDEF	anyone/no one
谁	来 - 过去(3 单数)	不定	任何人 / 没有人
‘Who came?’		‘Nobody.’	



‘谁来了?’ 没有人。’

(10) Hiç kimse gel-di mi?
INDEF anyone come-past(3sg) Q
不定 任何人 来 - 过去(3 单数) 疑问标记

‘Did anybody come?’

‘有人来了吗?’ (‘* 没有人来了吗?’)

例(10)的 Hiç kimse 出现在非否定的疑问句,其本身并没有内在否定定义。有鉴于此,Haspelmath (1997:199, 2005)有意将否定不定代词模糊地界定为“以‘直接否定’为其一项重要功能的不定代词”。换言之,无论是“内在否定”的 nothing、nobody 类,还是“非内在否定”的 anything、anybody 类,都是否定不定代词,尽管后一类的否定定义要借助谓词否定来完成。

(11) What did you see?—Nothing. (12) I don't like anything.

‘你看见什么了? —没什么。’ ‘我什么都不喜欢。’

三 否定不定代词的句法类型

否定不定代词可以与一般的动词否定标记共现,也可以不共现。Haspelmath (1997:201)根据它们与动词否定的关系,将其分成 NV-NI、V-NI 和 (N)V-NI 三个主要类型; Haspelmath(2005)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否定存在结构”,成了四类。综述如下:

(i)NV-NI 类

否定不定代词总是强制性地与动词否定共现。下例俄语中,如果省略动词否定成分 ne,句子就不合语法。

(13) Nikto ne prišel.
nobody NEG came.
没有人 否定 来 . 过去

‘Nobody came.’

‘没有人来。’ (Haspelmath 2005)

(ii)V-NI 类

否定不定代词从不与动词否定共现,英语的 no- 系列(nobody, nothing 等)属于此类。下例德语中,使用动词否定成分 nicht 将导致句子不合语法(*Niemand kam nicht)。

(14) Niemand kam.
nobody came
没有人 来 . 过去

‘没有人来。’ (Haspelmath 2005)

(iii)(N)V-NI 类

这是混合类型的: 否定不定代词有时跟动词否定共现,有时不共现。下例西班牙语中,否定不定代词在动词前,不用动词否定;在动词后则需要动词否定。

(15) a. Nadie vino. b. No vi nada.
nobody came NEG I.saw nothing
没有人 来 . 过去 否定 我 . 看见 . 过去 没有什么

‘没有人来。’ ‘我什么都没看见。’ (Haspelmath 2005)

(iv) 否定存在结构

还有些语言要用一个否定存在结构(negativ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其中主要谓词由一个否定性的或被否定的存在动词充当,翻译成英语不定代词的这个词充当主语。例如 Nêlê mwa 语(大洋洲;新喀里多尼亚):

- (16) Kia agu i uya.
not. exist person 3SG arrive
不 . 存在 人 3 单 到达

‘Nobody came.’(Lit.‘There isn’t a person who came.’)

‘没有人来。’(字面义‘不存在一个人来。’)(Haspelmath 2005)

值得一提的是,Haspelmath(1997)只是将否定存在结构看作否定不定代词的一种替代策略(alternative strategies),而非一种独立的类型。

Haspelmath(1997)基于跨语言比较,概括出语言中不定代词最常表达的9项功能(参看张定2013b)。Haspelmath(1997:52)指出,大部分语言都有不定代词,这9项不同的功能通常也都是用不定代词来表达。但是就这些功能而言,已经证实有替代性的策略来表达它们,而且很可能不少语言完全就没有不定代词。其他语言通过不定代词所表达的那些功能,在这些语言有四种表达方式:通指名词(generic nouns)、存在句(existential sentences)、非特指自由关系小句(non-specific free relative clauses)和全称量化词(universal quantifiers)。

Haspelmath(1997:54)首先简要介绍了存在句的情况。在他加禄语等菲律宾语言中,其他语言使用特指不定代词时,这些语言使用存在句。例如下面的句子字面上或可翻译为‘昨天有(人)来’。

- (17) 他加禄语(转引自 Haspelmath 1997:54)

May dumating kahapon.
exist come:AG yesterday
存在 来:施事 昨天

‘Someone came yesterday.’

‘昨天有人来了。’

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出现在施事的位置,如果不定代词充当受事或处所,动词会采用受事或处所的形式。当其他语言使用否定不定代词时,他加禄语也使用同样的策略。例如:

- (18)Wala-ng dumating kahapon.
not.exist-LK come:AG yesterday
不 . 存在 - 连接词 来:施事 昨天

‘No one came yesterday.’

‘昨天没有人来。’

就否定存在结构而言,与 Haspelmath(1997)将其看作替代策略有所不同的是,Haspelmath(2005)将其处理为一种独立的类型。Haspelmath(2005)认为,有人可能觉得这些语言也是与谓词否定共现的类型,但由于这些语言中,否定不定代词的对应形式不允许出现在一般的名词或副词的位置,因此它们属于一个独立的类型。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 Haspelmath(2005)的分类,即将否定存在结构也视为一种独立的类型,而非一种替代性的策略。

序号	类型	数目
i	否定不定代词与谓词否定共现	170
ii	否定不定代词排除谓词否定	11
iii	否定不定代词有混合的句法表现	13
iv	否定存在结构	12
合计		206

四 现代汉语否定不定代词的主要类型及来源

本节尝试采用 Haspelmath (2005) 的四分框架, 概括现代汉语否定不定代词的主要类型, 结合以往研究成果, 阐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来源。

(i) 否定存在结构

正如“引言”部分所提到的, 现代汉语常用“没(有)谁”“没(有)什么”来对译上古汉语的“莫”, 这种“没(有)-”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否定存在结构。“没(有)”后面的成分, 除了例(2)所示的疑问词之外, 还可以是“人”“东西”等通指名词及相关的复杂形式。例如:

(19)a. 没人知道这件事。

b. 没东西可吃了。

c. 没有事情可做了。

d. 没有什么人是完美的。

与“没(有)+疑问词”结构一样, 这些例中的“没(有)”是肯定存在的动词, “没(有)+通指名词”结构也不能出现在宾语位置。

(ii) NV-NI 类

“引言”部分提到, 类似上古汉语“莫”所表达的概念在现代汉语中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表达, 如例(3)(4)所示。这类形式显然属于 NV-NI 类, 即由疑问词演变而来的否定不定代词强制性地要求与动词否定共现, 其中例(3)(4)中, 否定词为“不”。否定词也可以是“没”或“没有”。例如:

(20)a. 谁都没敢说话。

b. 什么都没有说清楚。

c. 任何事情都没有解决。

(21)a. 我没敢说什么。

b. 他没想去什么地方。

c. 他没吃任何东西。

与例(19)所示的否定存在结构不同的是, 在例(20)中, 重读的否定不定代词“谁”“什么”“任何”(及其所在的结构)常与“都、也”共现, 出现在否定词“没(有)”之前, 而且这些例子中的“没(有)”是肯定副词, 用来修饰后面的主要动词结构。例(21)中, “没”也为肯定副词, 但轻读疑问词“谁”“什么”和“任何”及其所在的结构可以出现在宾语位置。可以看出, 在这类例子中, “没(有)”的性质以及“谁”“什么”和“任何”及其所在结构的位置, 与例(19)所示的否定存在结构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 它们是典型的 NV-NI 类。

再看此处两小类否定不定代词的来源。张定(2013a,b)论证了现代汉语中几类肯定性不定代词的来源: (21a,b)这类轻读疑问词系列的来源结构是“上位母句‘(我)不知’+参数问句”, “(我)不知”在截省语境中省略。(20a,b)这类重读疑问词系列最初的来源结构是“上位母句‘不关心/不相干’+参数问句”, 上位母句中表达“不关心”或“不相干”的成分“不管/管、不论/无论、不拣/拣、不问、任”在在语境中经常省略, 导致“全称让步小句”(UCC小句)进一步语法化, 并与结果小句进一步糅合, 其中的重读疑问词逐渐可以理解为单句中的准句内论元。“任何”

也符合汉语及其他语言 UCC 小句句法化的一般规律(如 20c),但本质上它不是汉语独立演变的结果,而是在清末汉语与其他语言接触的产物,因此它还可以出现宾语位置(如 21c)。上述肯定性不定代词形成后,能出现在直接否定句中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轻读疑问词用于否定句的功能直接来自回声答句;汉语重读疑问词的直接否定功能来自否定语境,是表自由选择的疑问词扩展到否定语境的结果;“任何”虽然出现较晚,但它用于否定句也应该是来自语境的扩展。上述三个过程都会导致同一个结果,即出现 NV-NI 型否定不定代词。

五 古今汉语否定不定代词的类型转变

从上述类型和来源的考察可以看出,上古汉语的否定不定代词“莫”可以看成 V-NI 类型。这种类型虽然符合逻辑,但总体类型分布上非常罕见。Haspelmath(1997)称之为“拉丁语类型”,在 Haspelmath(1997)的 40 种语言样本中,7 种为该类型,而且只出现在印欧语中,是一种区域现象。在 Haspelmath(2005)的 206 种语言样本中也只有 11 种。

现代汉语具有两种主要的否定不定代词类型,即否定存在结构和 NV-NI 型并存。

先看否定存在结构。上古汉语中,否定的无定概念常用“莫”来表达。在检索的语料中,主要否定动词“无”构成的“无+疑问词”类否定存在结构不见于汉代之前的文献,刘向《说苑》可见 1 例“无+轻读疑问词”,略引如下:

(22)……欲召击,无谁与谋……(《说苑·奉使》)

但这种结构在汉代及稍后一段时期仍然罕见。“无+通指名词”的用例较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唐代逐渐增多。例如:

(23)a.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婚。(《世说新语·假谲》)

b. 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无人领受……(《北齐书·陆法和传》)

c. 沉沦三恶道,家内无人知。(《王梵志诗校注·沉沦三恶道》)

可以看出,由于“莫”的强势存在,汉代以前的汉语中并没有出现否定动词“无”与疑问词或通指名词共现的用例。汉代至唐代,“无+轻读疑问词”和“无+通指名词”相继产生,但“无+轻读疑问词”用例十分少见,“无+通指名词”则逐渐增多。唐宋以后,随着主要否定动词“无”被“没(有)”取代以及新的疑问词“甚、什么”逐渐取代“何”,新的否定存在结构“没(有)+什么”和“没(有)+通指名词”就此形成。就结构本身的性质来看,从汉代以前的“莫”到汉唐之间的“无+轻读疑问词”和“无+通指名词”,是一种质的变化,即从 V-NI 型转变为否定存在结构。而从汉唐之间的“无+轻读疑问词”和“无+通指名词”到唐宋以后的“没(有)+轻读疑问词”和“没(有)+通指名词”,这种结构的类型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即都是否定存在结构。显著的变化在于,“莫”逐渐减少后,轻读和重读疑问词在各自的句法环境里逐渐成为肯定性不定代词,新的 NV-NI 型否定不定代词开始出现。

方一新(2017)考察并比对了《孟子》和《孟子章句》的无定代词,发现《孟子》中“莫”58 例,而《孟子章句》中为 33 例,这表明到了东汉,“莫”已大幅减少。不过,这段时期并未产生 NV-NI 型否定不定代词。成为 NV-NI 型否定不定代词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其中的否定词必须是肯定副词,用来否定谓词,如“不”和否定副词“没(有)”;否定名词性成分的仍然是否定动词,如“无”和动词“没(有)”,整个结构仍然是否定存在结构。据蒋绍愚、曹广顺(2005),“没”替换“无”,开始只是动词本身的替换,它们后面带的宾语都是体词性的。大约宋代,“没”可以否定谓词,成为一个单纯对事件表示否定的副词。“没有”也是先用作否定动词,然后再演变为否定副词,大约发生在明代。例如:

(24) 没瞒过我, 实是你灾。(《张协状元》第二十出)

(25) 我并没有看见, 只怕娘错数了。(《金瓶梅词话》八回)

另一方面, 当轻读疑问词和重读疑问词在各自的句法环境里演变为肯定性不定代词, 它们扩展到包含已有常用否定副词“不”和新产生否定副词“没(有)”的否定句, 汉语的 NV-NI 型否定不定代词由此形成。Haspelmath (1997, 2005) 的研究表明, 这种类型不合逻辑, 但在欧洲之外的语言中非常普遍: 在 Haspelmath (1997) 的 40 种语言样本中, 32 种为该类型; 在 Haspelmath (2005) 的 206 种语言样本中, 该类型的语言多达 170 种。换言之, 汉语选择了一种受偏爱的类型。

综上所述, 古今汉语否定不定代词总体上经历了从 V-NI 型到否定存在结构和 NV-NI 型并存的类型转变。

Haspelmath (1997) 指出, V-NI 类型相对罕见的原因在于, 要表达的语义是一般句子否定(或关系否定), 但这种类型中, 表层形式中被否定的是一个参与者而非动词。意义和形式之间出现了偏差。有些语言容忍这种形式-意义的错配, 但这种错配一般不受欢迎, 故而罕见。从这个角度看, 现代汉语选择了一种受偏爱的类型。

六 “或”和“莫”的关系

本节将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材料, 尝试进一步从句法测试、产生时代、语音联系等方面讨论上古汉语肯定不定代词“或”和否定不定代词“莫”的来源。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或”来源于存在动词“有”, “或”结构式本质上来自肯定存在结构。“莫”可以构拟为“否定成分+或”, “莫”结构式本质上来自否定存在结构。

6.1 “或”作“有”解

探讨“莫”的来源首先要考察“或”的问题。学界一般将上古汉语的“或”解释为现代汉语的“有人”和“有的”, 这方面的成果比比皆是, 此处不赘。问题是, “或”的来源是什么?

清代王引之在《经传释词》提出: “或, 犹‘有’也。”王氏列出不少直训、异文和对文材料, 证明“或”和“有”的语义联系。王氏提到, 《考工记·梓人》“毋或若女不宁侯”、《礼记·祭义》“庶或飨之”、《孟子·公孙丑》“夫既或治之”等里面的“或”, 在郑、赵注及《广雅》《小尔雅》中都用“有也”直训。又如异文材料, 《尚书·古义》: “无有作好, 遵王之道; 无有作恶, 遵王之路。”《吕览》引此“有”作“或”。王氏还利用“莫”“或”的对文材料来阐述两者的性质: “《易·益·上九》曰: ‘莫益之, 或击之。’ ‘或’与‘莫’相对为文。‘莫’者, ‘无’也; ‘或’者, ‘有’也。”此外, 王氏认为“或”字古读若“域”, “有”字古读若“以”, 二声相近, 因此, “‘或’之言‘有’也”, “音义相通, 则字亦相通”。王氏的这几段论证十分精彩且很有启发意义。方有国(1993)更是明确指出, 目前称之为无定代词的“或”字, 其实是由动词变来的。当它含有“人”“谁”意而表示“有人”“有谁”一类意思时, 它就变为无定代词。我们赞同这些观点。下面尝试进一步在句法上证明, “或”来自“有”, 并且保留了上古“有”作为存在动词的句法限制。

(i) “或”不能独立使用。

(26)——谁敢言? ——* 或。

(ii) 除了放在否定动词“无”等之后充当宾语, “或”一般只能处在主语位置, 不能作宾语。

(27) a. 宋人或得玉。(《左传·襄公十五年》)

b. * 吾知或。

c. * 伤于或。

这些证据显示,表肯定的无定代词“或”很可能来源于表肯定的存在动词“有”,与此相应,表无定的“或”结构式来自“有”字肯定存在结构。此外,后文将提到,“或”能放在否定动词“无”等之后充当宾语,表明其身份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存在动词所受的限制,开始具有指代性。

6.2 “莫”的性质

遵循当前学界的共识,我们认同上古汉语“莫”是个否定性的无定代词,即本文所界定的“否定不定代词”。不过,与英语的 nothing 等真正的否定不定代词相比,“莫”只是在语义和某些句法特征上符合测试标准,它并不能通过另一些句法测试。

6.2.1 句法标准测试

(i) “莫”无需借助其他否定词来实现否定。一旦“莫”字句中带有其他否定词来实现动词否定,该句就是一个双重否定句。

(ii) “莫”字句中,代词宾语必须前置。

(28)a.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魏风·硕鼠》)

b.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以上两项测试表明,“莫”自身含有否定定义。

(iii) 不能独立使用。

(29)——谁敢言? ——* 莫。

(iv) “莫”只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不能用作宾语。在“莫如 X”比较句中,比较基准是 X 而非“莫”。

“莫”的以上句法行为表明,尽管“莫”具有内在否定定义,但它与英语 nobody、nothing 等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很可能是“否定形式+或”的融合体。

用于不定代词时,“莫”和“或”具有高度平行的句法表现,这也与现代汉语中的“有-/没(有)-”存在结构高度平行。

(30)a. 有人了解我 / 没有人了解我

b. * 我了解有人 / * 我了解没有人

(31)a. 或知我 / 莫我知

b. * 我知或 / * 我知莫

6.2.2 时间先后

张玉金(2004)的考察显示,“或”和“莫”皆不见于殷商时代的语料中,是西周时代新出现的代词。“莫”和“或”在西周金文、西周甲骨文中均见不到,而出现在《诗经》《周易》和《尚书》之中,其中今文《尚书》仅有“或”而无“莫”。

钱宗武(2004: 156-7)对《尚书》的详细考察发现,今文《尚书》“或”20例,其中10例为虚指代词,但没有无指代词“莫”。今文《尚书》的无指代词主要是“罔”^①,全部做主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今文《尚书》还没有“莫”,那么表达否定不定的语义时除了“罔”,还有什么其他形式?进一步分析钱宗武先生的用例发现,今文《尚书》出现的10例虚指“或”中,有4例是“无或”,这一迹象强烈暗示了“无或”和“莫”之间的联系。我们对《尚书》语料重新做了考察,结果与此一致。下面是这4例“无或”。

(32)a. 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商书·盘庚上》)

b.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周书·康诰》)

c. 非汝封又曰剗刑人,无或剗刑人。(《周书·康诰》)

d. 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周书·吕刑》)

不过,今文《尚书》中的“无或”仍然是语法上的组合,是否定动词“无”后接肯定性无定代词



“或”构成的。

6.2.3 语音变化

据“东方语言学”网站“上古音查询”，各家对上古汉语“无”的拟音为：高本汉 *mo，李方桂 *mag，王力 *ma，白一平 *ma，郑张尚芳 *maa，潘悟云 **maa；各家对上古汉语“或”的拟音为：高本汉 *gwək，李方桂 *gwək，王力 *yək，白一平 *wək，郑张尚芳 *gwuuug，潘悟云 **gwuuug；各家对上古汉语“莫”的拟音为：高本汉 *m ak，李方桂 *mak，王力 *mak，白一平 *mak，郑张尚芳 *maag，潘悟云 *maag。

从语音上看，上述诸家拟音中，“无+或”的相应组合都很有可能逐渐融合为“莫”^②。因此，如同学界普遍接受上古汉语的“诸”是“之于”或“之乎”的合音等现象，我们也可以认为“莫”是“无或”的合音字。与此相应，表否定的“莫”结构式来自“无或”否定存在结构。此外，今文《尚书》有“或”无“莫”，即“或”的形成早于“莫”，而《诗经》《周易》中“或”“莫”并存，鉴于这一观察，我们认为，“无或”开始融合为“莫”应该是今文《尚书》产生后不久的事情。

七 结论

本文结合先贤研究成果，在语义、句法、语音等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提出古今汉语否定不定代词总体上经历了从 V-VI 型到否定存在结构和 NV-NI 型并存的类型转变；上古汉语否定不定代词“莫”由“无或”逐渐融合而成，“莫”结构式来自更早的否定存在结构。本文的研究显示，来源结构对语法成分的句法行为有决定性的制约。除了上述这些来自存在结构的不定形式，前面提到的来自 UCC 小句整合缩减后形成的重读疑问词系列也是如此；“任何”是例外，它是接触导致的。

附注：

- ①为避免旁涉过多，关于上古“罔”等无定代词的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②笔者就这种可能性请教过潘悟云先生，得到潘先生的肯定。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方一新 2017 《从中古注疏看汉语代词的发展》，“汉语语法史研究高端论坛(2017)”会议论文，浙江杭州。
方有国 1993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 2005 《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宗武 2004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力 1989 《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引之 1956 《经传释词》，北京：中华书局。
张定 2013a 《汉语疑问词任指用法的来源——兼谈“任何”的形成》，《中国语文》第2期。
张定 2013b 《汉语疑问词虚指用法的来源》，《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六)，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玉金 2004 《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Haspelmath, Martin. 1997. *Indefinite Pronouns*. Oxford: Clarendon.
Haspelmath, Martin. 2005. Indefinite Pronouns. In Haspelmath, Martin, Matthew Dryer, David Gil, Bernard Comrie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张定，男，安徽枞阳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语法化、语言类型学研究。邮箱：zhangding1977@163.com。

【责任校对：林子】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pri 2019

LI Wu-wei, On the Theories and Prototypes of Notation of Traditional 36 Initials of Song Epoch of the Gu ó y ǔ x u é C ǎ o c h u à n g (国 语 学 草 创)

Abstract: H ú Y í l ǔ ' s Gu ó y ǔ x u é C ǎ o c h u à n g (1912)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first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y written by a native scholar. Gu ó y ǔ x u é C ǎ o c h u à n g uses Roman scripts to transcribe the traditional 36 initials of Song epoch, and requires us to understand this work, and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a "prototypical" perspective. H ú Y í l ǔ once studied under Ueda Kazutoshi of T ō k y ō University, and Ueda was in turn a student of the German scholar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At the same time, H ú Y í l ǔ also studied Chinese phonology with Zh ā n g T à i y á n. Before him, the British Jesuit Marshman, the German scholar von der Gabelentz, as well as Japanese scholars such as Ōshima Masatake, Igari K ō nosuke, Ogawa Naoyoshi had already used Roman scripts to transcribe the traditional 36 initials of Song epoch, and H ú Y í l ǔ ' s notation must be related to it, as his work shows a clear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toward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H ú Y í l ǔ ' s academic personality is clear, his vision is broad, deep and insightful, he is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to use Roman scripts for the 36 initials of Song epoch. The result of his "reconstruction" belongs to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and undoubtedly deserves to be recognised as shift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Key Words: H ú Y í l ǔ ; Gu ó y ǔ x u é C ǎ o c h u à n g ; 36 initials ; Roman scripts ; prototype

LI Jun, The Final System of Ningbo Dialect in Near Two Hundred Years Ago and Its Evolution Features

Abstract: Ershisan Mu Tuyin Biao, written by Wu Shanshu, a scholar in Zhenhai, Ningbo of the Qing dynasty, made a detailed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etween the dialect and the standard sound system in the form of rhyme tables and symbol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haracters listed in rhyme tables, and referring to the author's other manuscript rhyme book Yinyun Shutu,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tual final system and its origin recorded in the Ershisan Mu Tuyin Biao,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al system as 20 items. By comparing with modern Ningbo and Zhenhai dialects,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actual final system recorded in the Ershisan Mu Tuyin Biao reflects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Ningbo dialects nearly 200 years ago.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compares the actual final system of the Ershisan Mu Tuyin Biao with the modern Ningbo and Zhenhai dialects, and sums up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final system in Ningbo dialects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such as the lose of the syllabic ending of nasal rhyme before it ' s merging with Yin rhymes, the merging of most entering finals and the merging of the third grade with rounded articulation of zhen rhyme groups and tong rhyme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a phenomenon that the same final is differentiat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onsonant combination relationship, such as the fin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velar and guttural of first grade group in shan and xian rhyme groups.

Key Words: Ershisan Mu Tuyin Biao ; Ningbo dialect ; final system ; evolution features

ZHANG Ding Typological Change of Indefinite Pronouns in Chinese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typology, typological changes of indefinite pronouns from V-NI type to NV-NI type as well as negativ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vidences from semantic content and syntactic behavior show that the indefinite pronoun m ò (莫) in archaic Chinese is a merging form of w ú hu ò (无或).

Key Words: indefinite pronouns ; diachronic typology ; m ò ; hu ò